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五

涇 胡承珙

衛

淇奧

序云淇奧美武公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正義曰賓之初筵云武公旣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時已爲卿士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爲公亦爲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承珙案徐幹中論虛道篇云昔衛武公年過

毛詩後箋

卷五

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何氏古義據此謂歐陽補圖以淇奧屬之平王較嚴緝幽王時詩之說轉爲有據今觀詩言終不可諼自是武公耄年國人誦美之詩耳

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竹蕭竹也毛詩字多假借綠禮記爾雅說文皆作葉竹釋文引韓魯詩

釋文引石經是漢一字石經乃魯詩及

說文皆作薄惟爾雅作竹與毛同爲借字而綠之爲王芻竹之爲蕭蓋漢儒竝無異說惟兩漢志竝言淇園之竹戴凱之竹譜云根深耐寒茂彼淇苑李匡父資暇集引謝瞻

竹贊云瞻彼中唐萊竹漪漪而譏其乖謬宋儒乃專指綠

竹爲竹箭

容齋三筆載吳安度試綠竹青青詩不依注作王芻薦竹謂之失旨放罷寓弼疏稱史記河渠

書有云淇園之竹安度未爲不識題義乞下學士院看詳于是賜安度出身此宋人以綠竹爲竹箭之始然鄭

注水經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薦竹不異毛興

此得諸目驗者豈淇園之竹惟盛於漢時至後魏而無復

遺種邪況揚貢篠簜荆貢箇箬而豫州未聞貢竹材易言

蒼篋禮言竹箭皆不兼綠爲稱則綠竹之名自非經典所

有矣至陸璣以綠竹爲一草名蓋本博物志謂淇旁有綠

竹草

見後漢書注

李巡爾雅注謂萊竹一物二名

見詩正義

孔疏引

終朝采綠證綠與竹別草以駁其非考采綠之綠毛無傳

以已見淇奧故鄭箋仍以王芻釋之王逸注離騷蓀菰施以盈室兮卽引終朝采綠字作蓀而義同毛鄭段氏詩小學引魏都賦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言綠與竹同茂故以冬夏異沼對句其又引上林賦揜以綠蕙張揖注以綠爲王芻今按爾雅翼已引此句但上林賦所謂綠蕙與江離畱夷薜蘿對言竝是一物殆卽所謂樹蕙百畝者以綠狀其色似非綠王芻之綠也爾雅葉王芻郭注云今呼爲鴟腳莎鄭氏樵以爲卽蓋草但說文既有蓋草又有葉王芻亦似非一物招魂云葉蘋齊葉以葉與蘋連言自是水草故生於淇旁耳說文薄水蒿菰也从艸水毒聲讀若督蒲

蕭菰也从艸扁聲菰蕭菰从艸筑省聲經義雜記據之謂
魯韓詩作薄以爲水蕭菰毛詩作竹以爲岸蕭菰然毛詩
既假借竹字安知必爲菰字之借而非薄字之借乎爾雅
作蕭菰者菰與菰疊韻通用郭注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
旁可食九章云解蕭薄與雜菜兮王逸注云蕭蕭菰也是
蕭菰乃可食之菜鄭采綠箋亦以王芻爲易得之菜然則
諸家本草僅以王芻蕭竹爲草類者尚未必然也

如切如磋

唐石經初刻作磋是也說文有磋無磋

如琢如磨傳治骨曰切象

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

玉石之見琢磨也

岳本無也字

傳義本之釋訓禮記大學亦同

孔疏謂記者引爾雅而釋之是也毛以切磋爲道其學而成者道學猶講學中庸道問學注云道猶由也禮記孔疏云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蓋切磋者朋友講習之事故云道其學而成也鄭注大學則云道猶言也末章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箋云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似亦以道爲言與傳異義大學正義以鄭注道猶言也專謂經中道盛德至善之道蓋亦不以道學之道爲言矣

太平御覽

九百六十四

引韓詩如錯如磨宋氏綿初云東晉補

亡詩白華篇曰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其韓詩之語與李善注引毛詩如琢如磨未之考也承琪案禮記大學論語皆

孔門引詩皆作如琢如磨而毛詩與之合可見毛詩源流
七十子所以勝于三家也

瑟兮僾兮赫兮咺兮傳僾寬大也說文僾武貌引詩瑟兮
僾兮段注云許與毛異者以爾雅及大學皆云瑟兮僾兮
者恂慄也恂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峻與寬
大不相應故易之僾左傳方言廣雅皆作擱服虔楊雄張
揖皆訓僾爲猛而荀卿子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僾也
愚者俄且知也則以陋陋與寬大反對與毛合蓋大毛公
固受詩於孫卿子者承琪案賈子傳職篇明僾雅以道之
文又道術篇容志審道謂之僾反僾爲野僾雅猶言嫺雅

容志審道亦寬大嫺雅之意反側爲野與荀子陋側反對相同是亦與毛義近釋文引韓詩云側美貌亦不以爲武說文所據其齊魯詩歟又赫兮咺兮傳云咺威儀容止宣著也釋文引韓詩作宣宣顯也毛作咺者蓋宣之借字故以宣著釋之說文引詩作愜云寬閒心腹貌與毛韓義異當亦出齊魯詩耳

會弁如星傳弁皮弁所以會髮釋文云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脮段氏周禮漢讀考云說文脮骨撻之可會髮者引詩脮弁如星是詩本作脮與周禮故書合今本毛傳疑有錯誤當云脮所以會髮爲許叔重所本

蓋毛詩作膾三家詩有作會者鄭君注禮時未治毛詩其所云會弁如星其弁伊綦蓋皆韓詩至箋毛詩時則又合周禮注及韓詩爲說改字而膾讀爲會之文蓋今本佚去詩小學又云正義引儀禮注收者所以收髮證傳會者所以會髮之文孔氏所見傳未誤也此蓋毛公謂經會爲膾之假借傳當云會者所以會髮弁皮弁淺人刪去會者二字并倒置其文耳承璫案段氏兩說微異其云會者所以會髮是也云毛詩作膾則釋文正義皆未言及鄭箋又不云膾當爲會殆未必然也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注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

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筭檜讀與髡同書之異耳說日以組束髮乃著筭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檜此先鄭以儀禮之檜釋周禮之髡用經證經可爲確詁所引儀禮說乃先師舊訓士喪禮之檜今本作髡用組爲之經有明文知周禮之會五采亦是以五采組束髮且五采二字屬上會字讀句與後鄭連下玉字讀者不同毛傳以會爲所以會髮當亦謂以組束髮經言如星者謂以五采束髮而加弁文駁如星也如星不必指玉之光卽如鄭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縹縹而處狀似星也亦祇言其布置疏落之狀非取象於星光也陳五經文字云春秋傳注引詩以爲繪氏氏猶占編緝之極晰見昭二十八年左傳注今本是杜注左傳所據詩作繪仍作會弁釋文會本又作繪

亦五采之義也說文以體爲骨撻引詩作體弁此三家義不必同毛鄭箋則仍用其周禮注之說但讀會義不同初未嘗與毛異字高誘注呂覽上農篇引詩冠弁如星則又出於說文諸書所引之外者矣

猗重較兮傳重較卿士之車較說文作較云車騎上曲鉤也鉤今本譌作銅文選西京賦七敝注引皆作鉤又云輶車耳反出也輶車兩騎

也騎車旁也考工記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注云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較兩騎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蓋車深四尺四寸其前三之一式也後三之二騎

也較分冒於兩轡之上下與軾之植者相貫式在前而低較在後而高故鄭云兩轡上出式者也以式低較高望之若兩重然故曰重較段氏云較之制蓋漢與周異周時較高於軾高處正方有隅故謂之較較之言角也至漢乃圓之如半月然故許云車上曲鉤曲鉤言句中鉤也圖之則亦謂之車耳其飾則崔豹云文官青耳武官赤耳西京賦云戴翠幔倚金較荀卿及史記禮書彌龍以善威彌許書作辟解云乘輿金耳也皆謂較爲龍形而飾以金司馬氏輿服志乘輿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是其義也下文云公列侯安車倚鹿然則較辨尊卑自周已然故劉熙曰較在箱

上爲率較也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毛公謂重較卿士之車必有所受之矣承琪案詩正義謂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然考工記疏云鄭云兵車自較而下五尺五寸者以其前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昭十年左傳公使王黑以靈姑鉅率請斷三尺而用之服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旗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據此疏則傳謂卿士之車蓋以武公爲周卿士故有重較歟又考凡卿大夫之車皆名軒杜注左傳於軒皆

曰大夫車定九年曰犀軒卿車說文軒曲輶藩車藩當本作輶段注謂此藩是藩蔽與輶爲車耳不同用顏師古注景帝紀駁應劭之說不知藩輶字本通大元積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則曰謂車之輶與輶皆曲者爲軒曲至于藩也此藩亦當謂輶輶卽梁輶也輶亦言曲者卽所謂輶上曲鉤與車耳反出者車耳反出必邪迤向外故云曲輶其曲如角故謂之較重出式上故名重較崔豹古今注曰重較重耳也在車輶上重起如牛角然車之重較者名軒正取軒舉之義荀子篇軒較之下而以楚侯人傳云大夫以上乘軒與此傳義相備戴氏震謂傳因詩辭傳會非也

臧氏經義雜記云猗重較兮猗字傳箋無說禮記曲禮尸

必式正義荀子楊注文選李注皆作倚然釋文作倚云於
綺切依也正義釋經云倚此重較之車兮似本從人旁而
下引經仍作倚則陸孔皆從犬旁爲倚之假借字說文繫
傳較字下引詩作倚羣經音辨大部引詩亦作倚則自六
朝至宋初皆作倚字唐人雖多引作人旁要未若從犬者
尤信而有徵也承琪案謂倚爲倚之假借是也傳箋無說
者以當時倚倚假借人所共知耳要其字爲倚其義則倚
後漢書輿服志乘輿倚龍伏虎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
公列侯倚鹿伏熊此倚皆謂倚較伏皆謂伏式較在兩旁
可倚人直立稍後一手可以憑較俛躬向前兩手可以憑

式曲禮疏謂於車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讀詩
記引呂和叔說卽本之其實非也式在車前三分深之一
而卑於較者以便車前射御執兵亦因之伏以致敬較在
車兩旁三分深之二稍後於式而高出於式者以輪在轡
外車驅疾則塵上較在轡上所以蔽塵亦便於左右憑依
楚辭九辨倚結軫兮長大息涕潺湲兮下霑軾軫爲車闌
所以固轡亦交錯於較倚軾猶言倚較較高於軾故倚軾
而其涕得下霑軾也若如曲禮疏式上又橫一木爲較則
橫於當面射御皆有不便卽俛而伏式首且爲較所觸矣
朱傳旣以軾爲較辭而仍用釋文於軾反之音亦誤

考槃

序云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案此序是推本作詩者言外之意詩詞則止專美碩人猶簡兮亦止美碩人而序云刺不用賢也蓋天地閉而後賢人隱衛之考槃王之邱中有麻小雅之白駒皆詠賢人之肥遯以刺其君者鄭箋泥于序下之說以詩詞之弗忘卽爲刺君故不能無語病若毛傳則就詩釋詩有美無刺說者槃以毛鄭同譏過矣陳氏見復曰序謂刺君上之失賢朱謂美隱居之得所美在此則刺在彼矣美在言中刺在言外其說最爲圓通

毛傳考成槃樂二訓皆本爾雅孔疏不言者以人所共知耳集傳考槃二說前說謂成其隱處之室卽黃氏一正所云槃者架木爲屋有槃結之義皆本鄭樵木偃蓋爲槃之說然結室而在澗在阿在陸分爲三處恐無此理後說引陳傅良云考擊也槃樂器也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然此乃貧無聊賴者之所爲賢者當不如此惠半農曰孔子自衛將入晉及河聞趙殺竇犢鳴犢及舜華臨河而歎遂還息于鄆作槃琴以哀之王肅注云箕子曲名也然則考槃卽槃琴歟考猶鼓也蓋古有是事而孔子作之曰考曰作皆鼓之義案此說亦近附會顧虞東曰世固有隱而弗成者無真樂斯弗成矣無可隱斯弗樂矣成其樂乃所以成其隱也反復詩言毛義深矣

考槃在澗傳山夾水曰澗釋文引韓詩作干云境塙之處也惠氏古義云澗當作閒古字干閒通引聘禮記皮馬相閒注云古文閒作干承珙案作澗亦與干通小雅秩秩斯干傳云干澗也此二字通借之證毛詩正字韓詩借字其實一也易鴻漸于干釋文引荀王注竝云千山閒澗水也虞注云小水從山流下稱干翟注云干厓也此皆謂干卽澗耳劉淵林吳都賦注又引韓詩地下而黃曰干黃疑潢字之誤潢汙者停水之處小雅正義引鄭注漸卦云干者大水之傍故停水處卽其義也至韓詩干有兩訓則或由韓故韓說與薛君章句之不同若呂記引董氏說謂次章

毛詩後箋

卷五

十

在阿韓詩亦作在干謬矣

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曲景曰阿一切經音義引作曲京案景

乃京之誤

嚴緝云舊說以弗諼弗過弗告皆爲賢者猷猷不忘君之意其義亦正但與上文榮樂寬大之意不類故此詩不過極言賢者山林之樂以見其時之不可爲而賢者無復有意於仕所以刺其君之不能用也戴岷隱云弗諼者誓不忘山中之樂若蕙帳空而山人去者皆忘之也弗過者弗與人相過弗告者弗與人議論也閉門絕交口不言世事此隱遁者之常也黃氏日鈔以此說爲當承琪案弗諼弗過毛皆無傳諼之訓忘已見淇奥傳以近在前篇可不復

出但疏引王肅述毛以弗諼爲不忘先王之道則不如以
不忘此樂者爲近至次章弗過以末章弗告傳云無所告
語也推之則弗過當是無所過從之意疏引王肅云歌所
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亦未必得毛旨也

碩人

序云碩人閔莊姜也案此詩但極言夫人族戚之貴容貌
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而無一語及其可閔之處若
無此序首句則將以爲美莊姜矣然莊姜之賢固當不止
於此也序云閔莊姜者自有左傳可證且序以閔言者七
篇如君子陽陽之閔周揚之水之閔無臣詩中皆不見其

意而序能言之其必有所受之矣

碩人其碩臧氏經義雜記曰玉篇頁部頎渠衣切詩云碩人頎頎傳具長貌又頎頎然佳也案下章箋云敖敖猶頎頎也知詩頎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故顧野王據之然據下正義曰以頎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長也知唐初孔所見本已作其頎矣按勘記云考經文一字傳箋疊字者多矣如明星有爛箋云明星尚爛爛然等是也玉篇乃依箋疊字耳非六朝時經有作碩人頎頎之本也承琪案玉篇引傳云頎頎具長貌則傳文自重一頎字與今本不同蓋經作頎傳作頎頎卽泚泚瀼瀼之例耳

衣錦褻衣傳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褻褓
說文褓部縗某屬从褓熒省聲詩曰衣錦縗衣又衣部褻
縗也詩曰衣錦褻衣示反古案今毛詩作褻則許衣部引
者毛詩褓部引者三家詩也要其於縗某爲衣則無異義
鄭箋衛風褻褓也此用禮記褓爲綢文而不言褓用何物
鄭風箋云褻褓也蓋以褓爲之其說與許異縗者細縗
是以縗而非以縗矣孔疏云婦人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
必不用厚縗故以單縗爲之夫衣錦尚綢方謂惡其文著
而乃云欲露錦文是矛盾矣鄭義似不如許毛云褻褓者
謂以褻爲褓猶猶言褓褓說文直褓謂之褓褓釋名荊州

謂禪衣曰布襦亦曰襦袷言其襦袷宏裕也爾雅衣蔽前
謂之襦引申之凡衣或曰襦袷或曰襦襦皆取蔽義蓋襦
衣不殊裳如今之直裰故謂之襦是襦已有禪義故孔疏
云襦亦禪而在上毛旣駁襦連文則駁必不同鄭訓襦當
是以駁爲禪衣許云反古疑亦毛詩家舊說也

螻首蛾眉傳螻首顙廣而方說文顙好兒从頁爭聲詩所
謂顙首段注說文云顙首卽螻首毛傳不言螻爲何物鄭
箋乃言螻螻知毛作顙鄭作螻承其案鄭不言顙當爲螻
自是與毛同字毛本亦作螻但毛以螻爲顙之假借不以
爲螻螻耳許云詩所謂顙首者此顙亦當作螻謂詩螻首

字卽此顙字之借也猶他處云某字古文以爲某字正下
云古文以爲詩大雅字謂詩大雅之雅古文作正此則謂
詩螭首之螭小篆作顙皆所以明假借也許凡引詩無言
所謂者此獨變文故知引詩仍當作螭不得因此謂毛亦
作顙也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其尺索刺麋而毛美奉髮徐
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隱曰徐氏云奉一作奏
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螭首承拱案御覽三百八十
引詩秦首蛾眉亦不作螭皆顙聲之借螭自非取象蟲名
也至蛾眉傳箋皆無說詩小學云王逸注騷云蛾眉好貌
師古注漢書始有形若蠶蛾之說離騷及招魂注竝云蛾
一作蛾今俗本倒易之蛾作蛾者字之假借蛾者美好輕
揚之意方言蛾好也秦晉之間好而輕者謂之蛾大招蛾

眉曼只枚乘七發皓齒娥眉張衡思元賦嫋眼娥眉陸士衡詩美目揚玉澤娥眉象翠翰倘從今本作蛾則一句中用蛾又用翠羽稍知文義者不爲矣承琪案漢書外戚傳武帝悼李夫人賦云連流視而娥揚師古曰娥揚揚其娥眉字亦作蛾不作蛾也

頤人敖敖傳敖敖長貌箋云敖敖猶頤頤也案敖蓋贅之假借說文頁部贅下云贅頰高也廣雅亦云頰高也贅爲頭高此字之本義引申爲頭長故廣韻云頰頭長又引申爲長貌亦如頤本頭佳貌而引申爲長貌也

河水洋洋翁氏附記云齊衛二國同皆可以河言要以河

道論之經衛者多經齊者少其河流與衛都近與齊都遠
且經明言北流則衛言河北流者適齊之路也若齊言北
流則是通海也河之通海與此章有何關係而衛人作詩
必鋪敘齊北通海之水以爲齊境之廣斯亦可謂弗通也
矣承珙案翁說非也讀詩記引董氏曰齊地西至於河衛
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活活此數語
頗有分曉衛西齊東以河爲界河流於齊衛之間漸趨而
北自衛適齊之路可言北流則自齊來衛又豈不可言北
流邪且言嫁女則盛稱其所適之國韓奕之五章是也言
娶婦則盛稱其所出之邦此詩是也序云閔莊姜全詩皆

毛詩後箋

卷五

西

爲莊姜而詠首章極言其族類之貴盛末章極言其國產之廣饒皆以見其宜見荅於莊公而不然者所以可閑翁謂河之通海與此章有何關係然使以衛人而言衛河之洋洋與莊姜又有何涉也孔疏云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翁云庶姜庶士自指齊來媵從與章首言河者無涉不知首敘境地次及物產次及士女敘述分明無可疑也

施原滅滅傳滅滅施之水中釋文滅呼活反

案說文四引此詩惟同部

畧下目部賦下俱作滅滅不設水部引作滅滅大部引作滅滅皆非是

馬云大魚綱目大鼈

銘也韓詩云流貌說文云凝流也案凝流今說文作凝流

此句本承北流活活言活活之流施眾則於水似礙此語最善形容蓋與傳所謂施之水中者皆兼眾與水言之若韓詩云流貌則專指水馬云綱目又專指眾皆於詩語不合說文大部震空大也从大歲聲讀若詩施罟濊濊此似近馬說然許意但引詩比方震字之音耳桂氏馥遂謂說文引詩以證空大詩當本作施罟震震後人改爲濊濊又加讀若二字而水部濊下引詩亦後人所加夫施罟者必於水中網在水中不見所謂空大之狀桂氏乃欲以易礙流之訓亦不善於體物矣

鱣鮪發發傳鱣鯉也說文鯉鱣也鱣鯉也段云毛傳於鱣

云鯉於鯉不云鱣者鯉者俗通行之語不待注也舍人云
鯉一名鱣爾雅古說如此自陸璣郭璞乃分鯉鱣爲二周
頌有鱣有鮪鮪鯉鯉鱣鯉並言似非一物而箋云鱣大
鯉也然則凡鯉曰鯉大鯉曰鱣猶小鮪曰鮪大鮪曰鮪謂
鱣與鯉鮪與鮪不必同形而要各爲類也承璣案爾雅鯉
鱣鮪鮪鮪舍人孫炎皆以爲釋二名則是以鱣釋鯉郭
氏乃分爲六物夫爾雅故訓之書正名辨物無庸並列六
魚不加訓釋全書無此文例故毛傳以鯉訓鱣以鮪訓鮪
皆本爾雅說文又本之毛傳至周頌鱣鯉並言則當如鄭
箋以鱣爲大鯉詩以多魚爲言故連類而並舉之歟

發發傳盛貌釋文發補末反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韓詩
作𩚰說文𩚰鱣鮪𩚰𩚰从魚友聲段云作𩚰者非毛非韓
又不言其義篇韻皆無𩚰字其可疑如此承珙案楊倞注
荀子榮辱篇𩚰魚一名𩚰𩚰是𩚰本魚名與此詩無涉然
韓詩之𩚰亦不見說文或許書原有𩚰字本之韓詩今說
文𩚰字又爲𩚰之或體說文此處傳寫有脫誤耳集韻𩚰
或作發亦從魚乃欲合毛韓許而一之

葭莢揭揭詩或言葭莢或言葦葭或言萑葦皆竝舉二物
爾雅釋言旣云莢離也莢亂也釋草又云葭華葦葦葭
莢亂此皆以二字爲一物葭葦卽葭華也莢亂卽葦葦也

毛詩後箋卷五

共

毛傳於碩人云葭蘆莢亂也於秦風云蘼蘼葭蘆也於七月云亂爲葭葭爲葦是則詩之葭與葦同爲一草又謂之蘼莢與葭與葦同爲一草又謂之亂又謂之蘼又謂之騶其分析皆本於爾雅說文葭葦之未秀者葦大葭也蘼葭之未秀者蘼葦也葭亂也亂葭也八月亂爲葭葭爲葦各本脫葭葭爲三字此從段本增蒹葭之初生一曰亂一曰騶此與爾雅毛傳竝同夏小正傳云葭未秀爲莢葦未秀爲蘆故幽風七月孔疏云此二草初生者爲莢長大爲亂成則名爲葭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分別甚明碩人疏所引李巡以蘆亂爲一草自不如孫炎郭璞以爲二草之諦然此

二草形類本不其相懸析言之則別統言之或亦可以通稱如爾雅列葭華等草而總之曰其萌蘗郭注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蘗非以其形類相近故乎大車傳云莢雖雖當也蘆之初生者也此似以葭莢合爲一草不知毛意作蘗也於詩中葭莢對文者既分釋之此單言莢故不嫌於通稱耳或謂大車傳蘆乃萑字之誤亦通夢溪筆談云詳請家所釋葭蘆葦皆蘆也則莢蘆萑自當是我耳詩釋文云蘆江東人呼之爲鳥蘆今吳中鳥蘆葦乃莢屬也則蘆爲莢明矣然召南彼茁者葭謂之初生可也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則散文言之霜降之時亦得謂之葭不必初生若對文須分大小之名耳莢芽似竹符味甘脆可食莖脆可曲如鉤作馬鞭節花嫩時紫脆則白如散絲葉色重狹長而白脊一類小者可爲曲薄其餘惟堪供蠹耳蘆芽味稍甜作蔬尤美莖直花穗生如狐尾褐色葉闊大而色淺此堪作障席筐筥織

壁覆屋絛繩維用以其柔韌且直故也古書名字雖多今世俗只有蘆與荻兩名

氓

抱布賈絲傳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賈買物也承琪案此幣卽錢幣之幣漢書賈人緡錢如淳引胡公云緡錢爲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賈絲故謂之緡也蓋古人卽以幣爲錢可以賈易不必定用錢刀然亦非僅以布果易物卽謂之布先鄭注周禮載師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賈易物詩云抱布賈絲抱此布也案先鄭又云言布參印書者舊時說也其說正與毛同然則詩所謂布必非布帛之通稱孔疏乃云此布幣爲絲麻布帛之布

鹽鐵論文學曰古者市朝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
賈絲而已疏說蓋本於此然如此則傳不必更訓以幣矣
送干涉淇至于頓邱毛氏毛詩寫官記曰衛有頓邱三其
一名五軍謂魏置五軍於邱旁故也在淇水南其一名五
觀在淇上宿胥口其一名帝邱帝頓聲轉亦近淇凡此三
頓邱未審至于頓邱是何地承琪案水經注淇水自元甫
城東南逕朝歌縣北又東屈而西轉逕頓邱北故關駟云
頓邱在淇水南又屈逕頓邱面詩所謂送干涉淇至于頓
邱者也魏徙九原而河土軍諸胡置五軍於邱側故其名
亦曰五軍也其後歷敘至淇水合宿胥故瀆下又云東北

逕帝嘗冢而世謂之頓邱臺非也皇覽曰帝嘗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南臺陰野中者也其下又云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第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邱皇覽曰頓邱者城門名頓邱道世謂之股皆非也蓋因邱而爲名故曰頓邱矣據此鄭注雖三言頓邱而獨以詩之頓邱系於五軍者河水篇於汜水滎陽下歷敘所經至石濟津云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淇水篇云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邱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

會淇水處立石堰過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
故瀆而加其功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也
考春秋時淇水入河當在黎陽以西其黎陽以東之淇水
乃魏武帝於水口下大枋木成堰過而東入白溝以通漕
運者也關駟曰頓邱在淇水南自是淇水尚未入河之處
詩言涉淇而至頓邱是其地相去不遠黎陽漢魏郡地頓
邱當在其西若東郡之頓邱則在黎陽以東去舊淇口稍
遠其非詩之頓邱明矣故酈氏於淇水合宿胥口下雖言
頓邱而絕不及詩王氏詩地理考兩引水經之頓邱漫無
區別又引輿地廣記以爲澶州清豐縣亦誤認東郡之頓

邱而不知其非春秋時淇水所經之地也

將子無怒傳將願也箋云將請也廣雅釋詁欲羨願貪欲

欲將闡欲也願卽願字之借

廣韻願願皆魚怨切

是願與將皆爲欲

故毛訓將爲願鄭易訓爲請正義謂面與之言宜爲請案
穆天子傳面王母爲天子謠曰將子無外尚能復來此將
亦當爲願蓋可云願其無外不可云請其無外也且此亦
相對唱酬之詞不必面言卽宜爲請也

秋以爲期通典引董仲舒云霜降迎女冰泮殺止舉此詩
云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媒氏疏引王肅聖證論亦舉此詩
馬昭則以此爲淫奔之詩不足爲據承琪案此婦雖係被

誘然其言曰良媒曰卜筮則必猶託於婚姻之正禮以行者秋以爲期自是嫁娶之時故以此相訂毛義秋冬爲昏正可據此爲本經之一證馬昭之說非也

乘彼坭垣以望復關傳復關君子所近箋亦不言其地之所在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關隄在南三百步自黎陽下入清豐縣界考宋臨河縣故城今在開州西其云自黎陽下入清豐縣界爲復關隄則其去黎陽以西之淇水頓邱尚遠似未可以乘坭垣而望見之也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箋云爾女也復關旣見此婦人告之

曰我卜女筮女宜爲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
皆吉又誘定之歐陽本義謂上下文初無男子之語忽以
此兩句爲男告女豈成文理據詩所述是女被棄逐怨懣
而追敘與男相得之初我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往爾
推其文理爾卜爾筮者爾其男子也承琪案坊記云子云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
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鄭注爾女也履禮也言女
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
淺鄭注禮時用韓詩然陸德明詩音義云體韓詩作履履
幸也鄭則訓履爲禮又不盡用韓詩其云卜筮而後爲禮

本無咎惡之言似以此婦人但自怨自艾而不深責其男子較之箋說更爲忠厚且以爾爲爾其男子與箋詩亦異觀下句以爾車來則上兩爾字自以爾男子爲是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傳桑女工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鵲鳩也會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毛意蓋以此爲婦人之詩故因女工所起之桑爲興卽沃若黃隕亦不過顏色盛衰之況耳鄭箋泥於秋期之說遂分未落爲仲秋黃隕爲季秋殊不知蠶絲是孟夏時事桑甚是孟夏時物若謂沃若是仲秋其時安得有甚乃云鳩以非時會甚興女子非禮行嫁義殊迂曲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此二句正與下章三歲爲婦靡室勞
矣相應蓋初至其家食貧力作盡心於家事靡室勞矣言
不以室家之事爲勞猶邶谷風之昔育恐鞠及爾顛覆也
言旣遂矣至于暴矣者謂三歲之後久而見酷暴猶谷風
之旣生旣育比于于毒也鄭箋以三歲食貧謂往之女家
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夫其時婦尚未往又安知其家
食貧必三歲乎於三歲爲婦二句又云無居室之勞言不
以婦事見困苦兩三歲異義非是王肅述毛又云往之女
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此於上句自我徂爾中間
多一轉折亦於文義不合

言既遂矣箋云遂猶久也案遂非卽訓久而義近於久蓋遂本訓終訓竟皆有久意比方爲訓故曰猶也曹風候人箋同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老乎女反薄我使我怨也此直謂本期偕老不意其老而見棄耳箋詞氣抑揚嚴緝遂謂此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婦人始笄便爲此氓之婦三歲見棄不應便老蓋言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未老而已見棄若從爾至老其被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虞東學詩以此說爲長不知三歲食貧三歲爲婦皆謂初爲夫婦時耳其下文言既遂矣自在三歲

之後久乃見棄非必三歲便棄也惟總角之宴一語則似幼卽爲婚而抱布來謀涉淇遠送又非穉男弱女之所爲此爲可疑王氏志長以總角別有所指蓋謂氓所私者所謂士貳其行者捐故憐新婦人之所爲恨也田閒詩學又疑是改適之婦見棄後夫轉追念其故夫結髮之情解愈支離承琪案總角之宴以下祇自悔其少不更事爲人所誘言笑盟誓以爲可託終身而不知其不可信也總角正與上老字對宴安也謂其初本相安無事非同今日之不能安于室耳宴訓已見邨谷風故毛於此無訓

信誓旦旦按勘記云考釋文云旦旦說文作𠄎𠄎說文心

郃怛下重文云悤或从心在旦下詩曰信誓悤悤是許本
毛詩經字作悤也鄭箋之本字與許異經字作旦傳同而
旦卽悤之假借故箋云言其懇惻歎誠字爲旦義仍爲悤
實與許未嘗不合也正義引定本云定本旦旦猶怛怛是
定本改悤用怛考文古本作信誓旦旦然猶怛怛也一本
作旦旦猶怛怛然皆采正義而誤承琪案說文怛慴也慴
痛也方言怛痛也或疑此於信誓義不協不知傷痛者至
誠迫切之意故可通爲形容誠懇之貌如說文惻亦訓痛
而後漢書張酺傳云閭閻惻惻出於誠心注云惻惻懇切
也又如說文懽懽喜歎也又引爾雅曰懽懽懽懽憂無告

也。惟本訓喜歡而憂者之歎歎亦與喜樂之歎歎同其誠切是其例矣。

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从生自決之辭。正義曰。今老而使我怨是曾不思念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言之事。則我亦已焉哉。無可奈何。據正義則經中兩反字異義。非是。反是不思者。卽墨上不思其反變文以叶下哉字耳。

表記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齒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諸責也。甯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觀此知反卽言可復也之復集傳以反爲反覆言我不思其反覆以至此爲婦人自悔之語此與表記引詩證諾責之意不合戴氏續詩記反謂回思前日之事惠半農云反謂爲夫家所遣引穀梁傳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爲證此皆與上文信誓義不相應故知箋說爲允

竹竿

序云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案序首句但言衛女思歸下乃推原其所以思歸由于不見荅耳詩前三章第言夫婦相接之禮竝無不見荅意

亦竝未露思歸之情故毛於首章傳云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於三章傳云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比興深微使人不覺至章末駕言出游以寫我憂始露不荅思歸之意故傳云出游思鄉衛之道則全詩情事瞭然矣集傳以此詩未見不荅之意嚴緝辨之曰此雖不言其夫家之不見荅而觀其思歸之切如此則其情不言可知矣或又疑傳箋屢言室家夫婦似誤認序中歸字作嫁字獨不思末章傳云思嚮衛之道正與序思歸相應何嘗誤認爲謂嫁曰歸乎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呂氏

大臨曰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由西北來注之左
右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集
傳云泉源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
之而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承璫案水經注左爲
苑水右則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城北又東屈而西
轉夫衛都朝歌淇水自其城北屈而西轉是亦在衛之西
北其下流乃在西南耳經文於泉水曰泉源水經云水有
二源一曰馬溝一曰美溝皆出朝歌西北詩自其源而言
之故曰在左淇水詩不曰源則是目其下流已至衛之西
南故曰在右卽一字之分別其不苟如此徐氏光啓以爲

泉源之委在左淇水之源在右正與經文相背謬矣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臧玉林曰家藏明人舊刻本作遠
兄弟父母始知俗本爲誤母讀若每與上淇水在右爲韻
後見唐石經亦然按勘記云小字本閩本明監本皆作遠
兄弟父母釋文以遠兄二字作音可證承琪案王風葛藟
魯頌閟宮皆母與有韻小雅沔水母與友韻與此母右爲
韻正同顧氏詩本首仍作遠父母兄弟何氏焯謂其未加
考正漫從大全本耳

巧笑之瑳傳瑳巧笑貌案瑳疑齟之假借瑳字本一作磋
一切經音義云磋古文齟同說文齟齒參差也詩不必定

作是解但當爲笑而見齒之貌耳

佩玉之儺傳儺行有節度說文儺行有節也引詩佩玉之儺此用毛義也段云此儺字本義其曹風之猗儺則說文之旖施也承珙案曹當作檜隲有萋楚之猗儺卽小雅隲桑之阿難毛傳訓猗儺爲柔順阿難爲美盛其義相因說風要皆與行有節度之儺異嚴緝因錢氏柔緩之解而爲腰身裏儺之說宜稽古編之譏之也

茝蘭

茝蘭之支傳茝蘭草也案傳草字或藿字之誤或草上脫藿字當作茝蘭藿草也如木瓜楸木也之例爾雅藿茝蘭

郭注藿茝蔓生邢疏藿一名茝蘭郭注藿茝或傳寫誤茝
衍字也說文茝蘭茝也此茝當爲藿或謂茝亦衍字也陸
疏茝蘭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
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霽爲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瓢子
陳氏稽古編云宋沈括言茝蘭莢在枝間如解結錐故以
爲輶轍亦當似葉但不復見耳近世本草綱目祖其說言
茝蘭實輶卽尖字如錐葉後曲如張弓指輶據此則輶是決
非杳矣但詩人託輶本喻人君當柔潤溫良信任大臣豈
專爲輶輶二物取象乎況首章言支不言莢也毛鄭義優
沈說纖甚承琪案沈說見夢溪筆談其云莢出葉間如解

結錐與陸疏子長數寸者合支本與枝同唐石經及說苑
引詩皆作枝莢綴於枝上亦可云枝名醫別錄云茝蘭葉
嫩時似蘿摩圓端大莖李時珍云葉長而後大前尖碟青
涉張弓指彊也此葉後彎似之其說雖本沈括然亦得之
目驗近時程氏瑤田茝蘭疏證亦云葉油綠色厚而不平
正本圓末狹考玦形如環而缺則此葉圓端象其環狹末
象其缺沈云古人爲鞞之制亦當與茝蘭之葉相似者固
可存之以備一解也

能不我知王氏述聞曰詩凡言甯不我顧既不我嘉子不
我思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也此不我知不我甲亦

當謂不知我不狎我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能
乃語詞之轉非才能之能當讀爲而言童子雖則佩觿
而實不與我相知雖則佩鞶而實不與我相狎蓋刺其驕
而無禮疏遠大臣也雖則之文正與能字相應古字多借
能爲而承珙案傳云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是毛本讀
能爲而鄭箋乃如字訓爲才能耳惟以能不我知爲不自
謂無知於經文不順段懋堂云無當作有此說是也詩蓋
以芄蘭之支與君子當柔潤溫良正與驕慢相對又人君
治成人之事故以童子而佩觿然雖服成人之佩而不自
謂我知所以爲柔潤溫良而有成人之德下章能不我甲

亦嘗云不自謂我已狎習蓋鵬爲解結之物故言知鵬是射御之事故言狎習此皆正言之以反刺惠公之驕慢所謂陳美以刺惡也傳用此意釋詩於詞旨最爲深婉若如箋說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則淺直少味矣

垂帶悸兮傳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段懋堂曰此未知以悸字爲何字之假借承珙案釋文悸韓詩作萃蓋悸卽萃字之借悸从季聲季从穉省穉亦聲穉萃聲相近故悸亦可借爲萃韓詩以萃爲垂貌猶爾雅之萃者屢屢也毛云垂其紳帶悸悸然是亦以悸爲垂貌則悸爲萃之借字

無疑

說文業垂也哀十三年左傳曰佩玉業兮注云業然服飾備也案業然者垂意業與萃音亦相近文選注

引蒼頡說聚也卽以爲萃之假借

童子佩鞶傳鞶玳也能射御則佩鞶箋云鞶之言沓所以
驅沓手指稽古編曰說文訓鞶與毛意同案射禮右巨指
著決以鉤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沓以放弦決用棘及骨
及象爲之沓用朱韋爲之亦名極極取其中於指沓取其
沓於指也鞶之爲決爲沓皆無明文而毛說較古又有許
說相輔當得其真許云鞶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
著於右巨指从韋業聲詩曰童子佩鞶承珙案孔疏謂禮
無以鞶爲決者故鄭易爲沓然禮亦未有以鞶爲沓者馮

氏名物疏駁之當矣而右佩決捍見於內則佩極之文則不見於禮經或謂沓以韋爲之韠字从韋故互爲沓然說文不云韠或从弓作彘乎蓋韠卽今之扳指而制微不同今之扳指如環無端古之決則如環而缺其缺處當聯以韋系所以箸指亦可以佩段注說文謂士嚳禮注云決以韋爲之藉又云以紐環大擘本皆爲送舛而設恐未必然也

河廣

序云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嚴緝云箋謂宋襄卽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爲衛

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自魯閔二年秋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作于衛，未遷之前，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許氏詩深曰：說苑宋襄公爲大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左傳僖公八年冬，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夫不言母之愛子而託于舅，固由不忍傷父之意。然夫人之思子不止形諸哀吟，故襄公於前請未獲命，至父疾而又固請之，自鄭箋以辭害志，遂

謂襄公卽位夫人思宋而義不可往竊謂桓公在時必無
出婦思返之理若襄公旣已卽位不惟衛徙楚邱無河可
渡而母出與廟絕尤不宜復萌此想也使此時思及往宋
是前乎此者未嘗思今見先君已沒其子卽位思以國母
就養而義有不可遂不勝其拳拳而作此焉則亦愚婦之
鄙情安見其發于愛子之至性而有循禮度義之志也哉
虞東學詩曰鄭箋謂襄公卽位而夫人思之與詩義不相
應集傳亦仍其誤疏謂本不渡河特假有渡者之詞此是
曲說詩固從賦不從興也四書釋地引劉曰珩言謂不必
渡河而仍以故國之山川言者其有深情與此亦滯於鄭

箋而欲稍變疏義以通其說非達詒也范氏詩瀋曰詩雖以望宋爲言然於桓公無相思之理詩億引宋仁宗廢后郭氏不肖與仁宗私見一事明夫人之不思桓公是也蓋望宋但以思子承琪案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則是被出之時卽思之矣奚必待襄公卽位而後思哉序不言桓公夫人而曰襄公母者以此詩爲思子而作耳孔疏以河廣葦杭爲設詞嚴緝則以爲實詠今玩毛傳於首二句不言興則嚴說實指渡河者爲得序傳之意箋疏之說非也

許氏名物鈔以集傳旣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而又言河

廣之詩作于襄公卽位之後則衛不在河北矣其說自相
牴牾夫桓公迎衛渡河疑此時未出夫人桓公卒於衛文
公之八年其出夫人當在衛旣渡河之後然則衛在河北
之說爲誤承琪案桓姬之出經傳不詳其事然夫人雖出
而宋衛之好未必遂絕況說苑立節篇載襄公茲父以大
子讓目夷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是雖出母在衛而
襄公從之桓公未嘗禁也逆河胥濟之事恐不足爲夫人
未出之證

詩序廣義曰襄公甯讓千里之國不忍疏母子之情孝之
至也而夫人之作是詩恐傷襄公之心也假而曰靡日不

思其子將何以爲情假而曰遠莫致之是又明明以迎養示其子矣是以甯置母子之情於不論而曰誰謂宋遠乎跂而望之卽是也曾不崇朝可至也若曰吾於汝不過咫尺之睽耳蓋意實思之而語若爲未嘗思者然守不可歸之義而又曲體孝子之心夫人之情苦矣夫人之賢至矣故孔子以爲德之至承琪案此說蓋欲以曲通箋疏卽位後思之之說所引孔子語出鹽鐵論執務篇然其云好德如河廣者大旨謂有求則得所思不遠與論語唐棣之解略同竇子本詩母子之義不相關涉也

一葦杭之傳杭渡也說文杭方舟也从方亢聲段云衛風

一輩杭之杭卽杭字詩謂一輩可以爲之舟也舟所以渡
故謂渡爲杭承珙案段說非是說文杭下但引禮天子造
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竝不引詩毛傳但云杭渡
也杭在說文爲抗之或字抗有舉而加之意故箋云一
輩加之則可以渡之以加字申成傳義則杭之爲抗明矣
廣雅釋詁云抗渡也疑詩杭字本亦有作抗者杜篤論都
賦造舟於渭北杭涇流章懷後漢書作北杭注云說文杭
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杭字相亂據此是章懷改杭
爲杭夫上言造舟而忽雜以方舟之杭無此文理段氏反
從其說誤矣次章曾不容刀釋文正義皆引說文舩字

今說

文脫而於一葦杭之竝不及方部之杭是陸孔皆知杭非此字
即杭字也

跂予望之王逸注楚辭九歎引作企予望之說文企舉踵也跂足多指也是企正字跂同音假借字小雅如跂斯翼玉篇人部亦引作企文選贈蔡子篤詩注云跂與企同謂其聲同可通借耳

伯兮

序云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嚴緝引曹氏曰是役也王爲主而衛人屬焉故不專刺宣公而云刺時也朱氏通義曰從王伐鄭事在衛宣公十三

年三國之從王正也而序以爲刺時者刺其過時非刺宣公也鄭在衛之西南而詩言東者時三國從王必會兵東都乃行非謂鄭在衛東也孔仲達解此詩最當朱子終以鄭在衛而疑之又云無明文可考然則春秋非明文耶若但是衛國用兵何以有爲王前驅之語承琪案首序雖止云刺時然經中有爲王前驅一語已爲確據鄭箋以繻葛之役當之證佐明白無可疑者陸堂詩學又因自伯之東一言乃引春秋莊六年王人救衛謂之東者東與齊戰不知王人救衛非爲王前驅一戰卽罷亦非過時不歸也自當以箋疏爲正

伯兮裼兮傳裼武貌碩人庶士有裼傳云裼武壯貌彼釋
文云有裼韓詩作桀云健也段氏以傳訓裼爲武壯貌者
謂裼卽仡之假借承琪案有裼韓旣作桀桀與傑古字同
疑毛亦以裼爲傑之借字韓曰健毛曰武壯義亦相近此
裼兮韓詩又作偈文選高唐賦序注引韓詩曰偈桀佺也
疾驅貌玉篇引詩從韓作偈而訓仍同毛云武貌蓋說文
雖無偈字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偈邱裼反健也武健義
同毛始以此裼兮又卽偈之假借耳惟傳於檜風之偈兮
云偈偈疾驅此不同韓作疾驅而略同碩人訓義者蓋以
爲王前驅義尚在下此與邦之桀連文故當爲武貌耳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傳殳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
軫也殳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爲差正義
引考工記注云殳殳戟矛皆插車轡用則執之此據用以
言也承琪案戈戟皆可言執何以獨云執殳說文殳以投
擲當依太平

卽覽作杖

姝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

車旅賁以先驅周禮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注
云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疏云旅賁氏
掌執戈盾而趨此執殳以其與故士同衛王時以爲儀衛
故不執戈盾旅賁氏云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
八人注云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之

帥焉據此則執戈盾夾車者爲下士其執戈前驅者當爲中士歟司戈盾所謂授旅賁戈者蓋以授中士故說文獨於戈下言旅賁以先驅禮書云戈雖建于車及王行則執者曰戈皆本說文雖引禮文而實合於詩義傳以伯爲州伯正義以內則州伯釋之鄭彼注云州長中大夫一人而此執戈之旅賁則爲士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云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衛之君子爲王前驅者自是諸侯大夫於王朝則爲士耳

自伯之東毛詩明辨錄云衛在鄭之正北王在衛之西南俱與東不合惟孔疏謂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庶幾近之

然思婦在室豈遽忘其身所居之地而以伯爲東行耶鄒氏泉曰周旣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豈有以淇縣曰洛陽爲東者胡氏紹冒曰衛人從王屬右軍號公林父正東行矣夫左右軍皆從王而東伐鄭由京師向鄭南行右軍在西路焉得援爲東行之據然則何以云東也蓋伯以衛人仕於王朝常供護衛周禮虎賁旅賁之職夾車而趨卽執戈盾者不必拘泥及字若泥定兵器爲及則建於車右非常執者又王有從車貳車而無前驅之車故於執字前驅字而知前驅步從正旅賁也其妻從仕于周故云白伯之東承琪案田閒詩學云周室東遷天下稱爲東周

之東者猶言之周又云三國之士其始至京師以赴王命
猶未知其果伐與否迨聞王師之東則伐鄭決矣伯也前
驅室人始有外亡之慮故憂思益深耳此蓋因王不在衛
之東又無主爲容當自始別已然何以必自之東之後故
轉而爲此二說然終近於迂曲當以明辨錄謂其妻從夫
仕於王朝者情事爲合惟旣知前驅者爲旅賁而又云父
字不必泥則未檢及周禮之授旅賁及說文之父下云旅
賁以先驅耳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傳甘厭也箋云我願思伯心不能已
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此正申傳訓甘爲厭之意

正義引左傳請受而甘心焉謂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爲厭似以鄭爲易傳者誤矣

焉得諛草傳諛草令人忘憂按勘記云此當作諛草令人善忘故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傳不言憂箋以憂申之也若傳已云憂則生疾危身人所共曉何煩更箋乎釋文云令人力呈反善忘亾向反又如字爾雅釋文引詩云焉得茝草毛傳云茝草令人善忘是釋文本不誤也正義說傳云諛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諛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此正義本忘上有善字之證其仍云忘憂者以鄭說爲毛說凡正義以爲毛鄭不異者其

自爲文母如此非傳有憂字也正義本當亦不誤釋文云
說文作𦵏云令人忘憂也所以著其異耳不知者反據之
并取正義自爲文者以改此傳失之甚矣承珙案此說是
也孔疏以諼非草名嚴緝力辨其非爾雅翼云衛之君子
行役過時不反其婦人思之則心痺首疾思欲暫忘之而
不可得故願得善忘之草而植之庶幾漠然而無所思然
世豈有此物哉蓋亦極言其情說者因萱音之與諼同也
遂命萱以爲忘憂之草蓋以萱合其音以忘合其義耳然
忘草可也而所謂忘憂憂之字何從出哉據此云願得善
忘之草似羅所見傳本亦無憂字故於忘憂之名但引說

文養生論博物志以爲皆諸儒附會之語可謂善讀傳箋
者矣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引韓詩焉得諠草薛君
曰諠草忘憂也然則忘憂之說始於韓詩章句說文從韓
與毛異義傳箋皆祇作設想之詞不謂實有此草於焉得
二字最合爾雅備列草名而但有諶訓別無諶草陳氏稽
古編因釋訓菱諶忘也郭注云義見伯兮考槃詩釋文引
詩作菱草遂謂伯兮詩當作菱爲草名與考槃不同然正
義引孫注爾雅云焉得諶草是叔然所見詩仍作諶不從
艸作菱也毛西河詩札引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焉得忘
歸草言樹背與襟則且易忘憂爲忘歸矣此可爲解頤之

論

有狐

序云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韓詩外傳曰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云云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此以鴛羽篇語與有狐二語同引者因上文衣食並言故也雖不及男女婚姻而與毛

序刺時之意正合

又案序有男女失時喪其妃耦之語喪亦失也謂失其妃耦之道不得早爲室家故正義云久而無匹非先爲妃而相棄也此語甚明初非寡婦鰥夫之謂卽箋云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此寡是獨處之謂非必以爲未亾人正義云首章傳曰裳所以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故箋云是子無裳欲與爲室家之道申說傳裳所以配衣之義據此是傳箋皆以無裳喻無妻非憂其無人縫裳而欲與爲室家也讀注疏者不子細輒謂集傳

三言後集卷三
本鄭箋立說豈其然哉

有狐綏綏續讀詩記曰有狐國人作也狐多媚故有匹多疑不涉水故在淇梁與岸側綏綏然安閒而不迫衛之男子失時故有感於狐言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此可念爾黃氏日鈔曰諸家皆以爲婦人欲嫁之詞岷隱之說覺優游得詩人之意戚氏雄曰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固勝于彰寡婦之淫志承琪案如果寡婦欲嫁而作爲自媒自炫之詞尚何所取而列之三百故後儒多覺其不安而有取于戴說但戴以無裳爲無與治之猶不及傳箋以無裳喻無妻得比興之

旨耳

日鈔又云綏綏毛以爲匹行貌朱子以爲獨行求匹之貌
李迂仲祖毛說戴氏獨以爲安閒不迫諸家祖朱說者以
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爲安閒耳然恐詩人託物起興不
似此拘也稽古編曰朱傳特見齊南山鄭箋求匹之訓因
移以釋衛詩耳然南山之綏綏毛義實勝鄭矣承瑛案玉
篇久行遲貌詩雄狐久久今作綏戴氏安閒之義與行遲
正合然凡獸之性獨行多急遽匹行多安閒亦其大較也
故匹行已足該行遲之義陸堂詩學云塗山歌綏綏白狐
爲毛色舒散之貌猶荀子所云綏綏今其有文章也其實

舒散與安閒意近要皆不如訓匹行者取興尤切合也
在彼淇厲傳厲深可厲之旁毛鄭詩考正曰水經注河水
篇引段國沙洲記曰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
證橋有厲名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經義述聞
曰厲謂水厓也廣雅隄厓也又隄厓厲方也又邊厓旁隄
方也隄厓厲皆在旁之名故皆訓爲方淇厲與淇側同義
猶河干與河側同義是淇厲爲淇水之厓非承上淇梁言
之戴以厲爲梁屬非也承琪案傳以厲爲深可厲之旁固
明知此厲非深則厲之厲但厲必深水其旁水淺處亦可
名厲實則此厲當爲瀨之借字史記南越傳爲戈船下厲

將軍漢書作下瀨說文瀨水流沙上也楚辭石瀨兮淺淺
是瀨爲水流沙石閒當在由深而淺之處上章石絕水曰
渠爲水深之所次章言屬爲水淺之所三章言側則在岸
矣立言次序如此說文礧履石渡水也或从屬作瀨屬瀨
同聲故履石渡水之礧與水流沙上之瀨義足相成聲亦
同類而又與涉水之屬轉相引申故深則屬說文作礧此
水旁之屬又借深屬之字爲之若但訓水旁與側無別傳
云深可屬之旁者用彼屬以見此屬故也李集解引王氏
曰岸近危曰屬則望文生義矣

木瓜

序云木瓜美齊桓公也漢唐宋諸儒皆從序說朱子讀尊
孟辨云詩錄木瓜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正
用序說呂記引朱子說則但以爲尋常施報之言已稍變
其義至作集傳乃以爲男女贈答之詞疑與靜女同類當
時輔廣最爲篤信師說者尚疑此詩但見忠厚之意絕無
褻慢之情以小序云云恐非後人揣度者所能及因疑是
齊桓既歿之後衛文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
責文公之無恩故爲是詩以風其上而朱子不以爲然但
謂美桓之說於經文無所據不知衛人戴桓之德實有難
於報稱者故作此詩以致其意詩乃詠歌之文非紀事之

史安得盡著實跡於篇中哉且此詩在衛風之末或如輔說爲衛文忘齊大惠而作則風刺之詩更不當直言其事何可以經無明文疑之劉氏瑾又駁序云齊桓之德豈可僅比于草木衛人之報何乃自擬于重寶不知作者之旨正以人當薄遺厚報故設爲瓊瓜不等之喻言若有厚于此者報當何如此尤詩人微婉之意也至靜女之詩如古序說本非男女贈答之作卽謂美人靜女經有其言而此詩則有何明文可據乎且傳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孔叢雖非真古書然如此等已先見於毛傳當必有所授之春秋昭二年左傳韓起聘衛衛侯享之北宮文

毛詩後箋

卷五

五

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使果爲男女贈答之私則何以謂之行禮而名卿燕享安所取之若謂賦詩斷章則孔叢所引孔子之言自二南至采菽皆實據詩義與古序相符何獨於木瓜節取焉而北宮之賦淇澳託意宏深宣子顧自取歌詩不類之誚邪至賈誼新書禮篇以木瓜爲下報上此則因施報之義而推廣之耳未可爲此詩正詁也

投我以木瓜傳木瓜楸木也呂記引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支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陸氏埤雅始謂實如小瓜食之津潤不木者爲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澀而木者爲木桃大於木桃似木瓜

而無鼻者爲木李李氏集解從之姚寬遂以木桃爲榼子
木李爲榼榼李時珍本草祖述其說陳氏稽古編從之承
琪案榼子榼榼在本草別錄圖經竝無木桃木李之名後
人因詩而被以此名耳傳以木瓜爲楸用爾雅文而木桃
木李無訓爾雅以瓜不木生故獨釋楸爲木瓜若桃李本
皆木耳自不必復稱爲木詩言木桃木李者因上章木字
以成文耳毛公無訓蓋卽以爲桃李徐安道謂別於羊桃
雀李其說亦通若榼子及榼榼皆與木瓜同類不應目爲
桃李任昉述異記云桃之大者爲木桃足知木桃卽桃烏
得爲木瓜之類乎

報之以瓊琚傳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正義曰以言瓊琚
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
名非玉名也此與應劭云瓊玉之華者同義說文瓊赤玉
也段注云赤當作亦說文時有言亦者如李賢所引診亦
視也鳥部鸞亦神靈之精也之類此上下文皆云玉也則
瓊亦當爲玉名倘是赤玉當廁璚瑕二篆閒矣唐人陸德
明張守節皆引作赤玉則其誤已久詩瓊琚瓊瑤瓊華瓊
瑩瓊英瓊瑰毛傳云瓊玉之美者也蓋瓊支爲玉之最美
者故廣雅言玉首瓊支因而引伸凡玉石之美皆謂瓊是
也琚佩玉名者正義曰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

玉名段氏云名當作石謂佩玉納閒之石承琪案此說非也雜佩謂之佩玉亦謂之玉佩故鄭風言佩玉瓊琚秦風言瓊瑰玉佩一也佩玉名者雜佩非一其中有名琚者耳段以琚乃佩玉之一物不得爲佩玉名誤矣

報之以瓊瑤傳瓊瑤美玉首章正義以傳琚言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

名當作石說見下

三者互文是此傳當作瓊瑤

美石釋文瑤音遙美玉也說文云美石是陸所見傳作美玉故引說文以存異義孔所見傳本作美石故首章正義引傳云瓊瑤美石今本傳文作美玉者轉寫之誤

呂記引傳尚作

美段氏云說文琕琕瑤皆石之美者

今說文瑤下亦作玉之美者誤周禮

王獻玉爵后獻瑤爵禮記玉爵獻卿瑤爵獻大夫是其等
差承琪案正義又云瑤亦佩玉名者賈誼新書言佩玉捍
珠以納其閒大戴作虬珠韓詩外傳作蟻珠然珠字從玉
其初蓋以玉爲者後乃用蚌珠代之荀卿賦曰旋玉瑤珠
不知佩也古人始以瑤爲珠以充佩玉故知瑤亦佩玉名
也

報之以瓊玖段氏云王風傳曰玖石次玉者說文玖石之
次玉黑色者今此傳作玉名乃玉石之誤耳玉石見楊雄
蜀都賦漢書西城傳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承琪案
首章正義云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

三者互也此瓊玖玉名名當作石蓋謂傳訓瓊玖爲玉石
與琚爲佩玉名瑤爲美石三者互文見義若作瓊玖玉名
則與琚佩玉名同不得云三者互矣正義又云琚言佩玉
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
雜也此玖言玉名亦當作玉石蓋以瑤之美石玖之玉石
證據雖佩玉名而亦爲玉石雜也今本正義瓊玖玉名玖
言玉名二名字皆石之誤若此傳本以玖爲玉名則正義
不當引邱中有麻傳以明玖非全玉矣

毛詩後箋卷五終